



丛林密布，雨雾缠绕，借着朦胧的晨曦，某旅官兵驾驶装备穿过林间小路，冒雨前进。

倏忽间，一条巨大的沟壑横亘眼前。指挥组组长刁先群冷静地翻开地图：绕开它，有一条现成的迂回路；如若跨越它，后续部队就能出其不意地直插“敌人”心脏部位。

作战时间已到，雨势恰有减弱，一座铁桥缓缓伸向对岸……

—

任务前夜，桥梁架设组正隐藏在伪装网下推演行动流程。从人员跑到具体动作，从特情处置到预案演练，指挥组组长刁先群和架设组组长张英健生怕漏掉任何一处细节。

就在一个小时前，他们接到上级气象通报：深夜开始持续降雨。听闻这个消息，两名老兵的眉头不约而同地紧蹙起来。

桥梁架设之前，官兵需要对架桥地域进行细致勘察，继而根据精确的侦察数据，生成周密的架设方案。

经过一夜降雨，架桥地域的地形地貌是否会受到一定影响？在湿滑桥面上，桥车和人员的作业安全又该如何保证？紧张的氛围很快漫散开来。这天夜里，帐篷里没有解声。收到起床信号时，参与行动的队员们已经全副武装，准备就绪。

“大家不用担心，当年装备磕不得、碰不得的时候我们都能把桥架好。”在运输车车厢里，架设组副组长覃志同给大家打气，“只要动作到位，晴天雨天一个样！”

多年前，由于连队装备老化，导致故障频出。每次训练，官兵都像走钢丝一样小心翼翼，不知付出多少艰辛努力，才优化了作业流程，将作业时长期推入“优秀”门槛。

“来，咱们再过一遍流程！”几位曾亲历那段艰难岁月的作业手目光如炬。他们的坚毅似乎也感染了年轻作业手，他们心中的忐忑被一点点消融。不多时，架设分队到达预定位置。明确任务分工后，张英健抄起信号旗，前往沟底勘察土壤质地是否符合架设条件。

只见张英健手中的绿旗快速挥动3下，刁先群立刻吹响行动开始的哨音，队员们迅速就位。

此时，天公作美，雨势渐弱，雾气稍退，对岸的轮廓更加清晰起来……

二

行动开始，几名组长几乎同时关闭了身上的通信设备，只有排长身上那部接收上级指令的电台保持着低功率值守。

过去，组长们并没有这样的习惯，甚至个别作业手也会配备便携式电台。在桥梁架设过程中，人员相距超过两米，说

向胜利挺进

■刘凡

话声就会被引擎的轰鸣声淹没。

当年，刁先群担任作业手的时候，班长们就曾尝试借助电台进行指挥；等他当上架设组组长的时

几年前的一次夜间战术考核，连队突然接到指示，为防“敌”侦察和电磁干扰压制，架桥作业时必须保持无线电静默。无线电静默，意味着指挥员“失声”，作业手“失聪”。多次实训后，他们最终敲定了以不同频率哨音搭配为主，旗语、手势搭配为辅的指挥方法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，一支崭新的架设班组诞生了。

此刻，电台刚刚关闭，哨音响起，手旗翻动，刁先群脸上挂着自信的微笑。“咚！”桥脚触地，桥面震颤，队员们仿佛是彼此紧密啮合的齿轮，驱动着铁桥向对岸挺进。

三

桥节对接，需要桥车端正平稳地倒车驶上前一桥节的桥面。

“方向盘朝左一圈，回正，慢些，再慢些……”桥车驾驶员孟昊打起十二分精神，视线努力穿过挡风玻璃，盯着引导员手中不断变换的小旗。

车轮挂着泥浆，不时打着滑，孟昊脚尖点着刹车缓缓地进行定位操作。直至引导员伸出大拇指，他才长长呼出一口气。不过短短几米的倒车距离，他已是汗流浃背。

当初，孟昊分流到单位学的第一个科目就是桥车驾驶。一开始，他直犯嘀咕：“开车有什么难的？”

直到坐进驾驶室，他才感觉到这个岗位的“分量”。连桥带车几十吨重，方向盘里像是灌了铅，要想实现厘米级的精准移动，谈何容易！

桥车入位时，一旦车轴线没有与桥轴线平行，哪怕只产生了1厘米的偏移，都会导致桥节不能如期完成对接。老兵们总说，桥架得快不快，全看桥车司机入位准不准。

孟昊明白，面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，一切技巧都显得苍白无力，唯一的捷径，就是重复练习。每天几十次的入位训练，让孟昊逐渐感应到了桥车的“脉搏”。

短促有力的哨音催促孟昊尽快脱离，为下一辆桥车作业腾出空间。他轻轻踩下油门，桥车在桥面上留下一道笔直的车辙印……

四

雨彻底停了。

天空依旧是灰蒙蒙一片，雾气似乎又浓了一些。通向对岸，还剩最后一个桥节。

“上级通报，‘敌’无人机还有7分钟到达任务地域，做好隐蔽伪装……”值守电台忽然响起，刁先群迅即吹响防空提醒哨音。

侦察组组长邓庆晨闻声而动，指挥一名警戒哨对整个架桥地域进行烟雾伪装。很快，即将连通对岸的铁桥便隐匿在烟雾之中。

隐蔽架桥场，看似简单，实则大有学问，需要考虑风向、风速、发烟罐使用及补充时机等种种因素。听到烟雾中持续的作业声，邓庆晨想起自己首次负责隐蔽伪装时的场景：现场烟雾升腾，架设组的战友们的脸被熏得双眼通红，不仅没完成伪装，还影响了架桥进度。

后来，邓庆晨开始研究不同天气状况下烟雾运动的规律，那一团团“不听话”的烟，终于被织成了阻拦“敌人”视野的帷幔。

忽然，烟雾里传来“铛铛”两声——桥梁已达对岸，通行测试即将展开。邓庆晨的心跳如同战鼓般急促有力，他已经做好冲向对岸实施警戒的准备。

烟雾散去，铁桥矗立。“接上级指示，原地待命等待部队通过。”任务结束，电台即刻开启，排长洪亮的声音随着电波传来。

不久之后，后续部队将由此向对岸挺进，朝着胜利发起冲击……



长征

第 6325 期

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抱着放心不下的心态做事，就会做出让人放心的事。这是我在山沟里得出的经验，也对我影响深远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我所在的工程兵某部担负国防施工任务，主要是构筑坑道工事。入伍后不久，我就被选到测绘班当了一名测绘员。

一条设计精巧的坑道，既包含坡度又设有转角，施工期间会从山体的几面同时开挖以向中心会合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测绘员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开挖的方向和坡度严格符合设计要求，以便各个方向的坑道能够精准对接。每班作业前，先由测绘员进行放样工作，他们使用蘸有红漆的画笔在开挖面上做出明确的标记。画笔标注到哪里，风钻就打向哪里。可以说，虽然测绘员手中的画笔看似轻巧，但所承载的责任重如泰山。

进入测绘班后，我们接受了一段时间的系统培训。在这期间，我们深入学习了测绘的基本原理和岩石的构造，掌握了如何阅读和理解图纸。此外，我们还学会如何正确使用经纬仪和水准仪等重要的测绘工具。完成培训后，我们被分配到各个施工点，开始执行实际的测绘任务。从那一天起，我开始懂得什么叫担当，什么叫责任和压力。

到了施工点，我们先由经验丰富的老兵带着干，团工程股和营部技术员偶尔也会来指导一下，研究一些施工中的技术难题。由于施工点多，部队高度分散，加上山路崎岖，能见到他们的机会很少，测绘的担子几乎全部压在测绘员身上。

带我的老兵比我早入伍5年，工作起来特别认真。每次测量作业，他至少会将仪器读数读两遍。当我做记录时，他还要检查我记得对不对。计算时，口算就能得出的数字，他非要列出算式，像小学生做算术题一样仔细；测算完成后，他还要站在那里琢磨一会儿，回顾整个

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1951年3月，她随部队跨过鸭绿江，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。那年，她只有15岁。

在抗美援朝战场上，她不仅参加战地宣传，还参与了医疗救护工作。某次激烈战斗结束后，她和战友们一同清理战场。在一片硝烟与废墟中，她突然发现一名战士尚存一丝气息。她小心翼翼地将他抱在怀里。那一刻，她的心跳似乎与他的生命紧密相连。

那名战士努力睁开眼晴，看了她一眼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小妹妹，我不行了，别救我了……”接着，他指了指身边的一件雨衣，“如果可能，战后请帮我找到我妈妈，把这件雨衣交给她。”

他再也说不出话来，只是静静地躺在她的怀里。他的脸庞那么年轻，看起来只有十六七岁的样子。

她出生于苏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。

山沟里的岁月

■张长春

测量过程有没有疏漏。一段时间后，我开始对这样繁琐的作业流程感到有些厌倦。老兵似乎觉察到我的心思，但他没有过多地教训我，只是平静地说，干我们这一行出不起差错，等你单独顶班的时候就知道了。

几个月后，一条新的坑道投入施工作业。领导们商议后，决定由我负责施工测量，也就是老兵常说的“单独顶班”。

事非经过不知难。看似简单的事，轮到自己负责时却放心不下。在架设仪器的过程中，我总是担心点位没有对准、仪器没有放平稳。于是，我不停地检查表盘的“气泡”是否居中，仔细观察镜头里的“十字丝”卡到什么位置，并且反复读取、计算每一个数据。当时，团里给测绘员发有专用的施工记录本，每天测量的原始数据和计算过程都要记在上面。这样做既为了保密，也便于对测绘数据进行复核。每次测绘完回到帐篷，我都要拿出记录本从头到尾再看一遍，仔细回忆刚才的作业流程。有时半夜醒来，突然想起有什么地方不踏实，我还会拿出图纸和记录本进行核对。

坑道内的工作环境常常烟尘弥漫、声音嘈杂，灯光也时明时暗，这些因素难免会对测量的准确性造成影响。因此，每到星期天施工停止、环境变得安静时，我便會找到负责发电机的班长，请求他给坑道送电。这样，我就能利用这个时机对那些重要的点位进行复测。如果发电机出现故障无法供电，我也会借助火把和手电筒的光亮，坚持完成这一关键的复测步骤。

外人看来，测绘员似乎并不像工程连官兵那样需要出大力流大汗，然而这份工作所包含的劳心费神以及心理压力，只有测绘员自己才能深切体会。施工过程中的一滴水、每一袋水泥、每一粒沙子，以及每一管炸药，都是一车一车拉上山的，有的甚至需要人力背负。风钻作业时，战士们身上泥土和汗水交织在一起，难以分辨。而出渣作业则需要战士们将石头装上车，然后一车一车地推出山洞。测量一旦出现任何差错，都可能导致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的浪费，使得官兵的辛勤努力化为

乌有。这份沉甸甸的责任，便是测绘员压力的来源。

在这样的压力之下，我倒想念起跟着老兵的日子，后悔当初没有多向他讨教。终于有一天，我跑了几十里山路，去向老兵汇报思想。老兵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，淡淡地说了一句“你学聪明了”，然后就来到我的作业点，帮我把两个坑口方向的点位数据复测了一遍。还好，没有什么问题。那一夜，我睡得非常踏实。

坑道即将被打通，当另一个坑口进行作业时，我们这一面能够清晰地听到他们打风钻的声响。大家都怀着兴奋的心情，纷纷把耳朵紧贴在作业面上，试图通过声音判断方向是否正确。我也带着焦虑与期待，和他们一同聆听着这振奋人心的声响。

那天晚上，团里在连队巡回放映当时最火的影片《少林寺》。除了夜班作业人员，其他人都下山观影了。然而，我却没有心思去看电影。吃过晚饭，我就急匆匆向坑口跑去，因为我预估着坑道该打通了。爆破声一响起，我和副连长以及风钻班的同志们一起开始数炮数。这是安全施工的规定程序，目的是听一听有没有哑炮。我们刚刚数完炮数，风钻班的同志们就兴奋地议论起来，说坑道已经打通了。他们是通过观察坑口排烟速度来作出这一判断的。风能穿过打通的坑道，烟尘排放自然就快。

坑道中的烟尘尚未完全散去，险石也还未完全排清，我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作业面，掏出钢尺量取两个方向的幅员衔接有多大误差。副连长说，不用量，凭我的经验，肯定能评个优秀。

夜里，我背着作业包，走在回帐篷的路上，心中盘算着要赶紧给帮带我的老兵打个电话，向他报告坑道已经打通的好消息。这时，一阵山风轻轻吹来，我抬头仰望那月朗星稀的夜空，顿时感到一阵爽快，于是我放声唱起了久违的河南豫剧：“……山沟里，山沟里，山沟里空气好实在新鲜，实在新鲜……”

多年来，这种对工作放心不下的心态伴随我走过许多岗位，催生了我的勤奋加实干，催生了我的细致和严谨，也催生了我的进步与成长！

3分钟的相遇

■北耕

1949年5月，13岁的她参军，随部参加了解放重庆、西南剿匪等战斗。转战各地的途中，她熟悉了一些方言。听口音，那名战士像是四川人。

她紧紧握住他的手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她知道他已经无法挺过这一关，于是便不再打扰他，只让他安然地躺在自己的怀里。那短暂的3分钟，如同一幅永恒的画卷，深深刻在她的灵魂深处。之后，她带着他在战斗中缴获的那件雨衣，继续在战场上奔忙。

不久后的一天，她正在坑道外和战友们讨论接下来的工作计划。突然，敌人的机群俯冲而下，密集的扫射让他们措手不及。两名战友瞬间倒下，她左手腕也受伤了。可她还是咬紧牙关，用右手支撑着身体，艰难地把战友往坑道拖。就在这时，敌机再次返回，更加疯狂地扫射。她只觉得左腿一阵麻木，随后便失去知觉。她醒来时，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

两个月后，她被送回祖国继续接受治疗。

她叫陆莉娜。前些日子，她接受了

我的采访。

她说，在医护人员的治疗与照顾下，半年后，她出院了，被转到荣军学校读书。那一个个在与敌人生死搏杀中倒下的身影，不时浮现在她的眼前，给了她无尽的精神力量。她发奋读书，从本科读到研究生，毕业后在大学工作直到离休。

从战场归来，她与很多战友失去联系，后来也多方打听过那名战士的更多信息，可惜都没有结果。她时常会想起他那稚嫩的脸庞和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。

70多年间，无论陆莉娜搬了多少次家，都一直珍藏着那件雨衣。有时，她会展开那件墨绿色的雨衣看一看，擦拭一番。那是他准备送给妈妈，却永远没有送出去的战利品，也是她心中永远的牵挂。

她说，自己会把这件雨衣永远留存下去，也希望更多人知道那名小战士的故事。那短暂的3分钟相遇，已经深深烙印在她的记忆里，成为她生命中长长的回响。



北国冬韵(水彩画)

孟祥洋作

